

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

悲惨世界(上)

95

主 编：陈国勇

责任编辑：沈晓莉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小學生故事金庫·中外文學小說

悲慘世界

(上)

本書編委會

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

粤新登字 16 号

责任编辑 沈晓莉

责任校对 赵慧锋

封面设计 陈志强

书 名	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
编 者	陈国勇主编
出版发行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厂
规 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389.975 印张
字 数	7658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7—5342—2732—1/E·1
定 价	(全套 100 本)928.80 元

编者的话

维克多·雨果(1802 - 1885)是法国一代文豪,同时兼有小说家、戏剧家、诗人和政治活动家之称。《悲惨世界》是他继《巴黎圣母院》后所著的又一部浪漫主义杰作。

一八零一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贫苦农民,因为偷一块面包而被判处五年劳役,出狱后又在找工作时屡遭拒绝。这件事引起了雨果的同情,也使他萌生了写《悲惨世界》的念头。作者以彼埃尔·莫为主人公冉阿让的原型,将上述事件作为小说主人公冉阿让的故事蓝本,并让冉阿让终生遭到法律的迫害,这构成了小说的主要线索和内容。

《悲惨世界》的意义在于反映了当时法国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可以说那是一个真正的“悲惨世界”,拥有众多像冉阿让、芳汀、珂赛特等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不幸的人。作品的另一意义在于向人们展现了一位从“猛兽”上升为“天使”,战胜了种种利己主义的人物形象——冉阿让,这

曾是一个具有冷酷的心的人，在卞福汝主教的感化下，战胜自我，达到了那种舍己为人、自我牺牲的不平凡的精神境界。

《悲惨世界》的艺术特色，一是背景广阔，结构宏伟，具有一种博大的气势。小说围绕着冉阿让一生经历，涉及拿破仑的失败、复辟时期及七月王朝；涉及贫民窟、监狱和修道院；涉及主教、资产者和流氓等等，形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社会缩影，容量极大，显示出作者雄浑的笔力。二是浓烈的浪漫主义气息。这主要体现在情节安排与人物处理上。小说的情节紧张、离奇、富有戏剧性。比如冉阿让从船上跳海逃生；比如冉阿让从一个苦役犯摇身一变，竟成了厂主和市长。在人物塑造上，作者强化正面人物的人格力量，如米里哀以德报怨，冉阿让自我牺牲等等。即便是反面人物，作者也写出他的恶行，来反衬正面人物的善良，如对德纳第的描写，手法就比较夸张。当然，小说在不少地方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彩，比如在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方面，就具有真实细腻的感人力量。

本书从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角度出发，在确保故事情节完整性的前提下，对原作浓厚的历史背景作了适当的淡化，对一些次要人物、次要情节也作了一定的处理，而对主干情节和主要人物则作了必要的强化。如此，既能让小读者一览

原作的大貌,又能使小读者对作者的精妙笔法有所了解。希望这本《悲惨世界》能让小读者们喜欢。

目 录

一、常开的大门	(1)
二、奇怪的客人	(12)
三、命运的改变	(21)
四、市长与警察	(31)
五、不幸的妇人	(40)
六、商马第案件	(50)
七、越狱的目的	(61)
八、救出珂赛特	(70)
九、避世的日子	(81)
十、青年的身世	(89)
十一、爱情的萌发	(97)
十二、邻居的来访	(104)
十三、再遇意中人	(115)
十四、无赖的阴谋	(124)
十五、小姐的地址	(134)

十六、如梦的爱情	(141)
十七、残酷的现实	(149)
十八、苦命的姑娘	(159)
十九、放人与救人	(169)
二十、沙威的变化	(178)
二十一、一切在转好	(188)
二十二、黑暗到黎明	(198)
二十三、崇高的死亡	(208)

一、常开的大门

一八一五年，迪涅(dí niè)的主教是查理·佛朗沙·卞(biàn)福汝(rǔ)·米里哀先生。他是个七十五岁左右的老人，从一八〇六年起，他已就任迪涅区主教的职位。

米里哀先生是艾克斯法院的一个参议的儿子，所谓的司法界的贵族。一七八九年革命爆发了，事变迭(dié)出，司法界贵族家庭因受到摧毁(huǐ)、驱逐(zhú)、追捕(bǔ)而东奔西散了。米里哀先生，当革命刚开始时便流亡到意大利。此后他的遭遇(zāo yù)没有谁提起，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从意大利回来，就已经当了教士。

一八〇四年，米里哀先生是白里尼奥(ào)尔的本堂神甫(fǔ)。他当时已经老了，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

接近拿破仑即位时，他为了本区的一件不知道什么小事，到巴黎(lí)去过一趟，并偶(ǒu)遇皇帝。

不久以后，他极其惊讶地得到被任命为迪涅主教的消息。

米里哀先生到迪涅的时候,有个老姑娘——比他小十岁的妹子巴狄(dí)斯丁姑娘伴着他。他们的仆人只是一个和巴狄斯丁姑娘同年的女仆马格洛大娘,她既是姑娘的女仆又是主教的管家。

巴狄斯丁姑娘是个身材瘦(shòu)长、面貌(mào)清秀、性情温厚的人儿,体现着“可敬”两字所表达的理想,她的一生只是一连串圣洁的工作,我们可以说她是寄存人间的天女。而马格洛大娘则是个矮老、白胖、忙碌不定、终日气喘(chuǎn)吁(xū)吁的妇人。

米里哀先生到任后,人们按主教仅次于元帅地位的律令所规定的仪节,将他安顿在主教院里。市长和议长向他作了初次拜(bài)访。

而他,在他那一面,也向将军和省长作了初次的拜访。

部署完毕,全城静候主教执行任务。

迪涅的主教院是和医院相邻的。主教院是座广阔壮丽、石料建成的大厦(shà),其中一切都具有豪华的气派:主教的卧(wò)室,大小客厅,各种房间,宽敞的院子,树木苍翠(cuì)的园子。而那医院却是一所狭隘(xiá ài)低陋(lòu)的房子,只有一层楼,带个小小的花园。

主教到任三天后,参观了医院。

参观完毕后，他邀(yāo)请那位院长到他家里去。

“院长先生，”他说，“您现在有多少病人？”

“二十六个，我的主教。”

“正和我数过的一样。”主教说。

“那些病床，”院长又说，“彼(bì)此靠得太近了，一张挤着一张。”

“那正是我所注意到的。”

“传染(rǎn)病方面，今年我们有过伤寒，两年前，有过疹(zhěn)子，有时候多到百来个病人，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

“那正是我所想到的。”

“有什么办法呢，我的主教？”院长说，“我们总得将就些。”

那次谈话正是在楼下的餐(cān)厅里进行的。

主教把那间餐厅周围望了一遍，像是在用眼睛测算。

“此地足够容纳二十张病床！”他自言自语地说，随着又提高嗓(sǎng)子，“瞧，院长先生，我告诉您，这里显然有了错误。你们二十六个人住在五六间小屋子里，而我们这儿三个人，却有六十个人的地方。这里有了错误，我告诉您。您来住我的房子，我去住您的。您把我的房子还我。这儿是您的家。”

第二天,那二十六个病人便安居在主教府上,主教却住在医院里。

米里哀先生没有财产,虽然他以主教身份从政府领得一万五千法郎的工资,但都“分配了他的家用”——支持教育、慈善事业。

对这种分配,巴狄斯丁姑娘以绝对服从的态度接受了,只有女仆马格洛大娘,稍微有些啰嗦。

由于主教对穷人的救济是那么慷慨、那么尽力,因此,当地的穷人,出于一种本能的爱戴(dài),称他为卞福汝主教,意思是“欢迎”。

我们也将随时用那名字称呼他,并且这称呼很中他的意。

“我喜欢这称呼,”他说,“卞福汝赛(sài)过主教大人。”

主教的房子里陈设再简单也没有了,除了必要的床、桌子、书橱(chú)等,便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了。虽然陈设简陋,但在两位妇人的照料下,异常清洁,那是主教所许可的惟(wéi)一的奢(shē)华。

但是我们得说清楚,在他从前有过的东西里,还留下六套银餐具和一只银的大汤勺(sháo),主教曾几次说过:“叫我不用银器盛东西吃,我想是不容易做到的。”

此外,还有两个粗重的银烛(zhú)台,是他从一个姑祖母的遗(yí)产中得到的,经常陈设在主教的壁炉上。每逢他留客进餐,马格洛大娘总点上两支烛,连着银烛台放在餐桌上。

在主教的卧室里,床头边,有一张壁。橱,每天晚上,马格洛大娘把那六套银器和大汤勺塞在橱里。橱门上的钥匙(yào shi)是从来不拿走的。

那所房子没有一扇门是上锁的,起初,那两位妇女为了这非常发愁,但是主教对她们说:“假如你们喜欢,不妨在你们的房门上装上铁闩(shuān)。”到后来,她们见他既然放心,也就放心了,或者说至少假装放心了。而主教的想,已经在他在《圣经》边上所写的这三行字里说明了,至少是提出了:“这里只有最微(wēi)小的一点区别:医生的门,永不应关,教士的门,应常开着。”

总之,主教生平的特殊故事不多,我们只是就自己知道的谈谈。不过他在他一生中,总是在同样的时刻做同样的事。他一年的一月,就像他一日的一时。

一八一五年十月初,距日落之前约一个钟头,有一个步行的人走进了那小小的迪涅城。

他衣衫褴褛(lán lǚ),是个中等身材的人,体格粗壮,正当盛年,可能有四十六或四十八岁。一顶便帽压齐眉心,把

他那被太阳晒黑、淌着大汗的脸遮(zhē)去了一部分。他背上有只布袋,装得满满的,也扣得紧紧的;手里拿根多节的粗棍,一双没有穿袜子的脚踩在两只钉鞋里,光头,长须。

谁也不认识这个潦(liáo)倒、神情狼狈的人,他一定已走了一整天,神气显得非常疲乏。在广场尽头的水管里喝了些水,然后他朝市政厅走去。他走了进去,一刻钟后又走了出来。有个警察坐在门旁的石凳(dèng)上,那汉子脱帽向警察恭恭敬敬行了一个礼。

警察没有答礼,只仔细打量了他一会,眼光送他一程,就走到市政厅里去了。

那人向城里一家华美的旅舍——“柯耳巴十字架”走去。他进了厨房。那旅舍主人,同时也就是厨师,正替许多车夫预备一顿丰盛的晚餐,车夫们则在隔壁屋子里大声谈笑。

那主人听见门开了,又来了一个新客人,两眼仍望着炉子,也不抬头,他说:“先生要什么?”

“吃和睡。”那人说。

“再容易也没有了。”主人回答说。这时,他转过头,目光射在旅客身上,又接着说:“……要付钱的呀!”

那人从他布衫的袋里掏出一只大钱包,回答说:“我有钱。”

“好，我就来伺(cì)候您。”主人说。

这时，新来的客人转过背去烤火，那位旅舍主人从衣袋里抽出一支铅笔，在纸上写了几行字，折好，交给一个跑腿的伙计，旅舍主人还在那伙计耳边说了句话，伙计便朝市政厅的方向跑去了。

那旅客一点也没有看见这些经过。

他转过头，问道：“马上有东西吃吗？”

“得等一会儿。”旅舍主人说。

那伙计回来了，他带回了那张纸。主人急忙打开，细心地读了一遍，然后又点头，想了想。他终于朝着那心思似乎不大安定的旅客走了一步。

“先生，”他说，“我不能接待您。”

那个人从座位上半挺着身子。

“怎么！您怕我不付钱吗？您要不要我先付账？”

“不是为那个。”

“那是为什么？”

“我没有房间了。”主人说。

那人和颜悦(yuè)色地说：“把我安顿在马房或阁楼一角就是了。”

“也不行。”

“那，我们吃了饭再看吧。”

“我不能开饭给您吃。”

那个外来人对这种有分寸而又坚硬的表示感到严重了，他站起来。

“哈！笑话！我快饿死了，我。太阳出来，我就走起，走了十二法里的路程。我并不是不付钱。我要吃。”

“我一点东西也没有。”主人说。

那汉子放声大笑，转身朝着那炉灶。

“没有东西！那是什么？”他指着炉上长叉上的一些肉。

“那是客人定的。”

“他们有多少人？”

“十二个人。”

“那里有二十个人吃的肉。”

“那都是预先定好并付了钱的。”

那个人又坐了下去，用同样的口吻说：“我已经到了这客栈(zhàn)里，我饿了，我不走。”

那主人眼睛盯着他，低声说：“我说，废话已经说够了。您要我说出您的姓名吗？您叫冉(rǎn)阿让。现在您要我说出您是什么人吗？您进来时，我一见心里就有些疑(yí)惑，我已派人到市政厅去过了，这是那里的回信。您认识字吗？”

他一面那样说，一面把那张完全打开了的纸递给那客人看。客人在纸上瞟了一眼。旅舍主人停了一会不响，接着又说：“无论对什么人，我素来都是客客气气的，您还是走吧！”

那人低下了头，拾起他那只放在地上的布袋走了。

他沿着那条大街走去。好像一个受了侮辱、满腔委屈的人，他紧靠着墙壁，信步往前走。他没有回头，不知道背后人们指手画脚，说长论短，他的出现不久就要搞得满城风雨。

那家华丽的旅馆既然不肯接待他，他便想找一家简陋的酒店，一所穷苦的破屋。

然而，他又遭到了同样的“待遇”。

他说：“他们把我从那家旅舍里赶了出来。”

回答是：“又要把你从这儿赶出去。”

他走过监狱，想请求看守让他住一夜，回答是：“你得先叫人逮(dài)捕你，这门才会替你开。”

他又到一个祥和的农舍，想去要点吃的，想在棚子里的角上睡一夜，他可以付钱。然而流言早已散开，农夫戒(jiè)惧地赶走了他。

天越来越黑，阿尔卑(bēi)斯山中已经起了冷风。那个无家可归的人从苍茫的暮色中，看见街边的一个花园里有个茅棚，他下定决心朝茅棚走去。他又冷又饿，虽然已不再希